

2010
年度

澳門文學

作品選

(小說卷)

主編：廖子馨、鄒家禮



書名：2010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小說卷）
出版：澳門基金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主編：廖子馨 鄒家禮
責任編輯：袁紹珊
設計主任：馬偉達
美術設計：韋雅思
排版：鮑燕卿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數量：1000本
出版年份：2011年12月

ISBN 978-99937-0-137-8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73.71

港台書

2010
年度

澳門文學

作品選

(小說卷)

主編：廖子馨、鄒家禮



目錄

導言：期待重要作品	鄒家禮	5
飛走的泳棚	太皮	10
殺謎	太皮	22
有一種情感不可言說	王藝霏	40
當地球毀滅以後	半月	49
不忠	李宇樑	54
殺手的意外	李宇樑	61
店堂故事	李宇樑	64
賭村	沈慕文	73
無愛無傷	孟京	78
雙相	孟京	85
姑婆屋	林振星	94
奔月	陸奧雷	100
下落不明	寂然	105
跟我走	寂然	113
帶你飛	梁淑淇	117
黑色的沙與白色的夢	梁淑淇	121
陋巷	清水河	134
出局	清水河	143
一個招牌掉下來	許均銓	150
主權之爭	許世儒	155
腫瘤教授	許雲	158
回憶展	梁錦生	160
背影	黃偉境	169
前世今生	霜滿林	176

導言

期待重要作品

鄒家禮

—

《2010年澳門文學作品選》是一個在二〇一一年才正式啟動的計劃，對於所有澳門小說作者而言，事前完全不知道會有這本選集，因此本書的作品都表現了一種簡單的發表慾望，真切自然，誰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將有機會結集成書，誰都預料不到自己的小說將會成為二〇一〇年的文學紀錄之一。

有人說選擇就是批評，對於澳門小說相對幼嫩的發展情況，我們只希望鼓勵，不敢妄說批評。在我印象中，現時澳門最“新”的一本小說選集，已經

是一九九六年由陶里先生主編的《澳門短篇小說選》（澳門基金會出版）；另一本也說得上“新”的選集是一九九九年由黃文輝、林玉鳳、鄒家禮編選的《澳門青年文學作品選》。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上述兩本選集的小說作者中，僅剩下梁淑淇在二〇一〇年仍然持續發表小說，這多少反映了澳門小說目前正處於一個很特別的狀態：可以堅持寫作和發表作品的作者不多，有能力在發表之餘精益求精的作者更屬鳳毛麟角。

收在本書的作品，主要發表在《澳門日報》逢周五刊出的文化小說版，只有許均銓、許雲、許世儒的作品發表在國內、新加坡及香港的書刊。這說明大多數澳門的小說作者也許非常滿足於在一周一次的《澳門日報》小說版自娛自樂，暫時沒有“走出去”的意圖，也不一定具備刻意吸引讀者群的計劃，因為他們的發表頻率不高。綜觀全年《澳門日報》小說版，我們難以發現哪一位作者最勤奮或最突出，因此在編選工作上也遇到一定的困難。

我們選擇作品的標準只有兩項，其一是單篇作品的可讀性，其二是作品是否反映澳門小說的不同面貌。我們入選小說的基本條件必先是可以讓人讀得下去，而一本小說選理應具有展示本土文學面貌的功能。

二

二〇一〇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開始施政的首年，其實談二〇一〇年的澳門文學，很難不回顧二〇〇九年的情況，皆因二〇〇九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這一年“澳門文學獎”順利舉行，《澳門日報》組織了“回歸紀情”徵文，還有一些國內主辦的徵文活動，一系列或為文學、或為慶祝的寫作讓澳門為數不多的作者度過了比較繁忙的一年。因此，二〇一〇年的澳門文學相對平淡，沒有甚麼大事發生；而且“第二屆澳門中篇小說徵稿”在二〇一〇年下半年開始徵集，讓大多數作者忙於準備八萬至十二萬字的參賽作品，這一年各位小說作者也僅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發表數量，同時只能交出可讀的作品，並未產生奪得大獎或讓讀者廣泛討論的重要作品。

編選二〇一〇年度小說卷，我們由活躍於戲劇界的李宇樑開始。自二〇〇八年出版中篇小說《上帝之眼》後，李宇樑積極發揮寫小說的功力，本書收入他的〈不忠〉、〈店堂故事〉、〈殺手的意外〉三篇，為今年入選篇數最多的作者。他的作品頗能說明澳門小說的整體情況，各有不同的題材和技巧，無需激進前衛，但以溫和寬厚取勝，讓人留下實而不華的良好印象。

梁淑淇是堅持只寫小說的作者，近年除了偶然在報章發表短篇，更積極在網上寫作連載長篇小說。這次她入選的兩篇作品，以〈黑色的沙與白色的夢〉最具本土色彩，藉着外地人永遠搞不清的黑沙環和黑沙海

灘加以發揮，書寫一段充滿現實感的愛情夢，當中有大量反映澳門生活實況的情節，為澳門人寫澳門故事作出較成熟的示範。梁淑淇的〈帶你飛〉與寂然的〈跟我走〉是一次有趣的小說對話，兩人刻意就同一題材各寫一篇，形成一種小說接力的趣味和旗鼓相當的默契。〈帶你飛〉和〈跟我走〉又同時跟李宇樑的〈不忠〉同題較技，莫非三位作者對愛情的忠誠度皆有懷疑，所以利用小說一探虛實？寂然近年刻意收斂多變的寫作技巧，但〈下落不明〉寫上班族殘殺同事，暗中批評特權階層為社會帶來的不公不義，延續他在《月黑風高》以來所建立的黑色風格。

孟京是值得推薦的新銳作者，她似乎正在經營自己的文體，並且為澳門小說注入一些新意。她的〈雙相〉寫命運的差異，在澳門小說中屬於大膽的嘗試。清水河的〈陋巷〉、太皮的〈飛走的泳棚〉，以及沈慕文的〈賭村〉，或落力描寫庶民生活，或用心追憶逝去風景，展現澳門小說樸實的一面。半月的〈當地球毀滅以後〉是科幻小說，任意發揮想像力，很有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許均銓及其子女許世儒、許雲近年積極在外地發表作品，是次三位各有一篇入選，儘管仍有可以進步的空間，但他們向外投稿及參與文學活動的熱心和行動可供眾多澳門作者借鑑，但願日後的澳門文學作品選可以收集到更多在外地發表的作品，作家們亦宜嘗試踏出澳門，拓寬發表空間。

三

編選過程中，除了編者在澳門小說的主要發表刊物進行檢索，也曾公開徵集作品，一方面認真挑選，一方面不希望有滄海遺珠。

《2010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是嶄新的項目，除了首次推出年度作品選的概念，更讓暫停超過十年的文學作品選活動重新啟動，協助佳作宣傳推廣，提升讀者對澳門文學的重視。

期望在首次實踐之後，主辦單位可以持續這項編選和出版工作，形成更具規模的年度文學作品選機制，加深讀者對澳門文學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向作者提供更多出版機會，鼓勵他們積極創作，寫出能感動讀者的重要作品。

飛走的泳棚

太皮

這是一個在海邊發生的故事。想像一下，漁翁街的海堤邊還沒有友誼大橋的時候，夏日的陽光正照得海水煞白煞白，遠處是粼粼的光影，一陣風吹來，夾雜着死蝦死蟹氣息的鹹腥味，使人感到愜爽，行走的步伐也輕鬆起來。堤岸上有很多蠔殼，海蟑螂爬滿一地，人走近，牠們便迅速跑散，動作快得像剛才就不在那裡一樣。

嘩啦——嘩啦——

伶伶仃仃有一組木屋吊在海堤邊，那裡傳來了人群耍樂的聲音，還不時有男子赤着膊，挽着一些浮板和防水鏡之類的游泳物品進出。那裡便是澳門人口中的“泳棚”，一個海邊泳場，由簡陋的木材和鐵皮搭建而成，有售票處、有換洗處、有小賣部。泳棚對面是貯水塘，一邊走遠一點是新港澳碼頭，另一邊的盡處有一瓶高及人身的可口可樂模型，附近是果園和木屋區，人們叫那裡做“圓台仔”。圓台仔有個叫做“大井”的大水塘，傳說那裡經常浸死人。

泳棚也浸死過人。當嘉芙看到哥哥嘉華被人從水中救起的時候，他已經沒有氣了，雙眼反白，一個魚鉤鉤着他的鼻子。在泳棚當救生員的嘉華是為了救一個小女孩而遇溺的，那小女孩獲救，而嘉華在水中抽

筋，沉下水底，好一會才被撈起。嘉芙面無表情地望着哥哥的屍體，周圍有好多的人，但她完全感覺不到，她很想這是一個夢境，只要用力睜開眼，哥哥便會像小時候一樣，拿着椰絲棉花糖討她開心。然而一切都完了，哥哥的左手拇指和食指曲起，像拿捏着甚麼看不到的東西，她懷疑哥哥要餵她吃糖呢。她慢慢地跪倒在哥哥身邊，趴在他胸膛上痛哭起來。可惜，她看不到哥哥的靈魂，但她見到兩隻海豚來過，應該是帶走哥哥的了。

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哥哥已離開一年了。這天，嘉芙像當日一樣，倚着售票處的窗口，看着泳場中耍樂的人們，有時看到一些滑稽好笑的場面，她的鼻頭便會皺起，想笑又忍住笑。

除了人，在泳棚的範圍內，她還看到靈體。這特別之處，從她去年在泳棚當售票員開始就發現了，她以為別人都可以看見，但不然。那些靈體與實物不同，例如現在泳棚中有幾隻海豚的靈體，雜在人堆中，疑虛疑實，有些有幾隻手，有些還長了頭髮。她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她與一些靈體交流過，靈體們都相當友善。她還見到泳棚的靈魂，每個傍晚下班後，她回過頭來看泳棚，那裡就一定變成一隻大獅子，匍匐着望她，向她擺尾。在泳棚裡，她也看見過雞泡魚的靈魂在天上飛，看見過水母的靈魂爬進牆壁裡。

可惜的是，她看不到人的靈魂，哪怕是從小就相依為命的哥哥的靈魂，她也看不見。想到這，她不禁又一陣失落。

“一個人。”這時有人把一元錢遞到嘉芙鼻子下，她移過目光，見是個十二、三歲的男孩，便沒好氣地拿過一塊牌丟給他，繼續把眼去看泳場的情景。那男孩接過牌，戴在腕上，站在她面前擋着她視線，她“嘖”了一聲，站直身子便作狀要打他。男孩嘻嘻哈哈地縮過了。嘉芙皺起眉頭，將鬢邊的一綖秀髮塞到耳後，有幾條又彈了回來。男孩看得如痴如醉，但瞬即又回復一種佻皮且傲慢的眼神，不依不撓地盯着嘉芙。嘉芙看見了，笑罵道：“快換衣服啦！”

男孩揚聲道：“哼，我知你在看傑哥，我不會輸給他的！我家成長大了一定比他有本事！”說完便跑去換衣服了。

嘉芙沒好氣，但被他這麼一說，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了，因為那個“傑哥”正在泳場中與友人玩耍。“傑哥”叫奕傑，與她年齡相仿，都是十六、七歲的年紀，他不時做出些誇張動作，說話也大聲，像是要引人注意似的。這時陸續有很多人來買票，嘉芙忙於應付，當她重新望向泳場中的時候，家成不知何時已跳進水裡，硬拉着奕傑與他打架、鬥力，奕傑雖然比他大三四歲，但也對付不了，被他箍着頸脖而無還擊之力。嘉芙看得噗哧一笑。家成花名叫“牛精成”，平時總喜歡跟朋友們喊打喊殺，不肯輕易服輸。

晚上近六時，嘉芙與工友們送走最後一個客人後，將泳場稍作打掃，便下班回家了。她家在圓台仔的木屋區裡，哥哥死後，她便自己一個人居住，每日回到家，便做起家務來，煮一些小菜，洗洗衣服。她

住的是兩層木屋的上層，家成和奕傑兩家人都住在樓下。洗完衣服，她將衣服掛起，風一吹，洗衣粉的香味四處飄散。傍晚時分，周圍是充滿生活氣息的聲音，有些人家在煮飯，有些人家在路上替孩子洗澡，有些人家在看電視。有電視機的人家，屋外便圍了一圈孩子，他們或拿着小食，或拿着玩具，或拿着家課，忘了手上的東西，透過敞開的門和窗在看卡通。嘉芙憑欄遠眺，可以看到珠海的山。她穿着一件小背心和短褲，雪白的腿露了出來，引人遐思。

這時，樓下騷動起來，家成和別的小孩打起架來了，他將對方騎在胯下，雙手緊箍着對方的頸。嘉芙衝了下去，將家成扯開。

“怎麼你不讓我打他！”家成氣憤地對着嘉芙吼起來。

“人家不夠你打，你放過他吧！”嘉芙勸他。

“他說要扁你啊！”家成越想越氣，那正在走遠的孩子見他這麼說，立即搶向一條小路跑走。

嘉芙臉紅，鬆開了抓住家成的手，家成便一溜煙跑去追那孩子了，遠遠聽到他大喝一聲：“你別跑！”

嘉芙發了一陣呆，回過頭來，只見奕傑就站在不遠處，手上拿着一本《中華英雄》。這時他走了過來，客氣地問：“嘉芙，我剛才去買漫畫時，在地上撿到兩張九點半的電影票……你……你要是今晚有空的話，我們一起去看好嗎？……”

嘉芙正要答話，卻見對方灼灼的眼光正看着自己的胸脯，下意識地雙掌交疊按在胸前，問：“甚麼電影？”

“有成龍同洪金寶的《夏日福星》……阿強他們說很好看……”奕傑吶吶地說。

嘉芙笑道：“好啊！好久沒看電影了！”

奕傑傻了眼，想不到對方竟然這麼輕易答允，不知如何反應好。

嘉芙又笑了，“我吃完飯等一下就找你！”然後爬上樓梯，跑回屋子去。

麗都電影院裡坐滿了觀眾，奕傑和嘉芙的座位不是最好的，靠近屏幕，前面又有幾個高個子擋住視線，周圍又充滿了吃零食的噪音。奕傑很緊張，心思都不在電影裡，他不時把眼偷看嘉芙，額上的汗水一串一串地流下。嘉芙卻專心地看電影，看到好笑的地方，有時會皺起鼻子忍着笑，有時用手掩口而笑，有時則突如其來，“嗤”的一聲，吃吃而笑。奕傑看得呆了，那輪廓分明的臉，那勝似白雪的肌膚，那銀鈴似的笑聲，讓他感到如痴如醉，如夢如幻。他嚥下一口唾液，順着嘉芙的眼睛、看到她的嘴唇、看到她的頸，一直看到她的胸脯，定下眼來了。過了幾秒，他突然有一陣罪惡感，扭過頭來緊閉雙眼，正當要睜開眼之際，手臂卻給人挽住了。嘉芙抱着他的手臂，指着屏幕笑道：“成龍好低能啊！笑死人了！”奕傑不提防被她挽着手，不知所措，跟着乾笑了幾聲。

這是奕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女孩子如此親密地接觸，那是永遠都沒法忘記的感覺，他把嘉芙當做了自己的夢中情人加一等，但嘉芙自從那天之後，卻沒有

表現出對他特別親昵，還像以前一樣。趁着暑假，奕傑幾乎每天都去泳棚游泳，為的就是有更多機會看一看嘉芙。

嘉芙一有空，就會望着海發笑，和風輕吹，將她頭頂上的風鈴吹響了。她的心思彷彿不在這裡，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這天下班晚了一點，離開泳棚的時候，靈體開始聚集了，牠們有些聚在角落裡喝酒、有些在海中嬉鬧。有一隻狗的靈體，愁眉苦臉，在她後面出現了，要買一張票。嘉芙認得那是鄰居在大井裡浸死的狗“阿旺財”，她蹲下來，拍拍牠的頭，算是一種安慰。嘉芙把門關上，離開泳棚，走到大可樂樽前面的海堤上坐了下來，遠遠望着泳棚發笑。泳棚的靈體是一隻獅子，獅子的影像和泳棚的實體重疊在一起了。夜風吹拂，海浪沙沙地響着，遠方月亮正掛在半空，倒影像一串珍珠，她輕輕地閉上了眼。她好像在想甚麼，忽然嘴唇一陣溫熱，打斷了她的思緒，張眼一看，家成正站在面前吻她。

正在附近閒逛的家成見到她坐在那裡，臉龐被月光照得透明，樣子美極了，實在忍不住要吻。他知道這舉動很不敬，站在那裡，等對方責罵，然而卻只見對方微微一笑，伸出手，要拉他上堤。家成把手給她，借力上了堤，然後坐在她旁邊。

嘉芙像抱着弟弟一樣摟着他，說道：“你看見嗎？”

“甚麼？”家成疑惑了。

“獅子……”